

高祖八男：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，太宗简文皇帝，庐陵威王续；阮修容生世祖孝元皇帝；吴淑媛生豫章王综；董淑仪生南康简王绩；丁充华生邵陵携王纶；葛修容生武陵王纪。综及纪别有传。

南康简王绩，字世谨，高祖第四子。天监八年，封南康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轻车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十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进号仁威将军。绩时年七岁，主者有受货，洗改解书，长史王僧孺弗之觉，绩见而辄诘之，便即时首服，众咸叹其聪警。十六年，征为宣毅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十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在州著称。寻有诏征还，民曹嘉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，称绩尤异一十五条，乞留州任，优诏许之，进号北中郎将。普通四年，征为侍中、云麾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丁董淑仪忧，居丧过礼，高祖手诏勉之，使摄州任，固求解职，乃征授安右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，寻加护军。羸瘠弗堪视事。大通三年，因感病薨于任，时年二十五。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简。

绩寡玩好，少嗜欲，居无仆妾，躬事约俭，所有租秩，悉寄天府。及薨后，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。

子会理嗣，字长才。少聪慧，好文史。年十一而孤，特为高祖所爱，衣服礼秩与正王不殊。年十五，拜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，又领石头戍军事。迁侍中，兼领军将军。寻除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北徐、青、冀、东徐、谯七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督众军北讨，至彭城，为魏师所败，退归本镇。

二年，侯景围京邑，会理治严将入援，会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将应其兄正德，外托赴援，实谋袭广陵，会理击破之。方得进路，台城陷，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高祖手敕召会理，其僚佐咸劝距之。会理曰：“诸君心事，与我不同，天子年尊，受制贼虏，今有手敕召我入朝，臣子之心，岂得违背。且远处江北，功业难成，不若身赴京都，图之肘腋。吾计决矣。”遂席卷而行，以城输绍先。至京，景以为侍中、司空、兼中书令。虽在寇手，每思匡复，与西乡侯劝等潜布腹心，要结壮士。时范阳祖皓斩绍先，据广陵城起义，期以会理为内应。皓败，辞相连及，景矫诏免会理官，犹以白衣领尚书令。

是冬，景往晋熙，景师虚弱，会理复与柳敬礼谋之。敬礼曰：“举大事必有所资，今无寸兵，安可以动？”会理曰：“湖熟有吾旧兵三千余人，昨来相知，克期响集，听吾日定，便至京师。计贼守兵不过千人耳，若大兵外攻，吾等内应，直取王伟，事必有成。纵景后归，无能为也。”敬礼曰“善”，因赞成之。于时百姓厌贼，咸思用命，自丹阳至于京口，靡不同之。后事不果，与弟祁阳侯通理并遇害。

通理字仲宣，位太子洗马，封祁阳侯。

通理弟义理，字季英，会理第六弟也。生十旬而简王薨，至三岁而能言，见内人分散，涕泣相送，义理问其故，或曰：“此简王宫人，丧毕去尔。”义理便号泣，悲不自胜，诸宫人见之，莫不伤感，为之停者三人焉。服阙后，见高祖，又悲泣不自胜。高祖为之流涕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儿大必为奇士。”大同八年，封安乐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义理性慷慨，慕立功名，每读书见忠臣烈士，未尝不废卷叹曰：“一生之内，当无愧古人。”博览多识，有文才，尝祭孔文举墓，并为立碑，制文甚美。

太清中，侯景内寇，义理聚宾客数百，轻装赴南兖州，随兄会理入援，恒亲当矢石，为士卒先。及城陷，又随会理还广陵，因入齐为质，乞师。行二日，会侯景遣董绍先据广陵，遂追会理，因为所获。绍先防之甚严，不得与兄弟相见，乃伪请先还京，得入辞母，谓其姊安固公主曰：“事既如此，岂可合家受毙。兄若至，愿为言之，善为计自勉，勿赐以为念也。家国阽危，虽死非恨，前途亦思立效，但未知天命何如耳！”至京师，以魏降人元贞立节忠正，可以托孤，乃以玉柄扇赠之。贞怪其故，不受。义理曰：“后当见忆，幸勿推辞。”会祖皓起

兵，又理奔长芦，收军得千余人。其左右有应贼者，因间劫会理，其众遂骇散，为景所害，时年二十一。元贞始悟其前言，往收葬焉。

庐陵威王续，字世诩，高祖第五子，天监八年，封庐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十年，拜轻车将军、南彭城琅邪太守。十三年，转会稽太守。十六年，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普通元年，征为宣毅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

续少英果，膂力绝人，驰射游猎，应发命中。高祖常叹曰：“此我之任城也。”尝与临贺王正德及胡贵通、赵伯超等驰射于高祖前，续冠于诸人，高祖大悦。三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雍州刺史。七年，加宣毅将军。中大通二年，又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续多聚马仗，畜养骁雄，金帛内盈，仓廩外实。四年，迁安北将军。大同元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三年，征为护军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，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郢、司、雍、南、北秦、梁、巴、华九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薨于州，时年四十四。赠司空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鼓吹一部，谥曰威。长子安嗣。

邵陵携王纶，字世调，高祖第六子也。少聪颖，博学善属文，尤工尺牍。天监十三年，封邵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迁轻车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十八年，征为信威将军。普通元年，领石头戍军事，寻为江州刺史。五年，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兖州，坐事免官夺爵。七年，拜侍中。大通元年，复封爵，寻加信威将军，置佐史。中大通元年，为丹阳尹。四年，为侍中、宣惠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以侵渔细民，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启闻，纶知之，令客戴子高于都巷刺杀之。智通子诉于阙下，高祖令围纶第，捕子高，纶匿之，竟不出。坐免为庶人。顷之，复封爵。大同元年，为侍中、云麾将军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定、霍、司四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迁为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中大通元年，出为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

太清二年，进位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侯景构逆，加征讨大都督，率众讨景。将发，高祖诫曰：“侯景小竖，颇习行阵，未可以一战即殄，当以岁月图之。”纶次钟离，景已度采石。纶乃昼夜兼道，游军入赴。济江中流，风起，人马溺者十一二。遂率宁远将军西丰公大春、新淦公大成等，步骑三万，发自京口。将军赵伯超曰：“若从黄城大道，必与贼遇，不如径路直指钟山，出其不意。”纶从之。众军奄至，贼徒大骇，分为三道攻纶，纶与战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翌日，贼又来攻，相持日晚，贼稍引却，南安侯骏以数十骑驰之。贼回拒骏，骏部乱。贼因逼大军，军遂溃。纶至钟山，众裁千人，贼围之，战又败，乃奔还京口。

三年春，纶复与东扬州刺史大连等入援，至于骠骑洲。进位司空。台城陷，奔禹穴。大宝元年，纶至郢州，刺史南平王恪让州于纶，纶不受，乃上纶为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纶于是置百官，改厅事为正阳殿。数有灾怪，纶甚恶之。时元帝围河东王誉于长沙既久，内外断绝，纶闻其急，欲往救之，为军粮不继，遂止。乃与世祖书曰：

伏以先朝圣德，孝治天下，九亲雍睦，四表无怨，诚为国政，实亦家风。唯余与尔，同奉神训，宜敦旨喻，共承无改。且道之斯美，以和为贵，况天时地利，不及人和，岂可手足肱支，自相屠杀。日者闻誉专情失训，以幼陵长，湘、峡之内，遂至交锋。方等身遇乱兵，毙于行阵，殒于吴局。方此非冤，闻问号怛，惟增摧愤，念以兼悼，当何可称。吾在州所居遥隔，虽知其状，未喻所然。及届此藩，备加覲访，咸云誉应接多替，兵粮闭壅；弟教亦不悛，故兴师以伐。誉未识大体，意断所行，虽存急难，岂知窃思。不能礼争，复以兵来。萧墙兴变，体亲成敌，一朝至此，能不呜呼。既有书问，云雨传流，噂沓其间，委悉无因详究。

方今社稷危耻，创巨痛深，人非禽虫，在知君父。即日大敌犹强，天仇未雪，余尔昆季，在外三人，如不匡难，安用臣子。唯应剖心尝胆，泣血枕戈，感誓苍穹，凭灵宗祀，昼谋夕计，共思匡复。至于其余小忿，或宜宽贷。诚复子憾须臾，将奈国冤未逞。正当轻重相推，小大易夺，遣无益之情，割下流之悼，弘豁以理，通识勉之。今已丧钟山，复诛犹子，将非扬汤止沸，吞冰疗寒。若以誉之无道，近远同疾，弟复效尤，攸非独罪。幸宽于众议，忍以事宁。如使外寇未除，家祸仍构，料今访古，未或弗亡。

夫征战之理，义在克胜；至于骨肉之战，愈胜愈酷，捷则非功，败则有丧，劳兵损义，亏失多矣。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，正为藩屏盘固，宗镇强密。若自相鱼肉，是代景行师。景便不劳兵力，坐致成效，丑徒闻

此，何快如之！又庄铁小竖作乱，久挟观宁、怀安二侯，以为名号，当阳有事克掣，殊废备境。第闻征伐，复致分兵，便是自于瓜州至于湘、雍，莫非战地，悉以劳师。侯景卒承虚藉衅，浮江豕突，岂不表裹成虞，首尾难救？可为寒心，其事已切。弟若苦陷洞庭，兵戈不戢，雍州疑迫，何以自安？必引进魏军，以求形援。侯景事等内痛，西秦外同瘤肿。直置关中，已为咽气，况复贪狼难测，势必侵吞。弟若不安，家国去矣。吾非有深鉴，独能弘理，正是采藉风谣，博参物论，咸以为疑，皆欲解体故耳。

自我国五十许年，恩格玄穹，德弥赤县，虽有逆难，未乱邕熙。溥天率土，忠臣愤慨，比屋罹祸，忠义奋发，无不抱甲负戈，冲冠裂眦，咸欲^四刃于侯景腹中，所须兵主唱耳。今人皆乐死，赴者如流。弟英略振远，雄伯当代，唯德唯艺，资文资武，拯溺济难，朝野咸属，一匡九合，非弟而谁？岂得自违物望，致招群读！其间患难，具如所陈。斯理皎然，无劳请箸；验之以实，宁须确引。吾所以问关险道，出自东川，政谓上游诸藩，必连师狎至，庶以残命，预在行间；及到九江，安北兄遂溯流更上，全由饫馈悬断，卒食半菽，阻以菜色，无因进取。侯景方延假息，复缓诛刑，信增号愤，启处无地。计潇湘谷粟，犹当红委，若阻弟严兵，唯事交切，至于运转，恐无暇发遣。即日万心慊望，唯在民天，若遂等西河，时事殆矣！必希令弟豁照兹途，解汨川之围，存社稷之计，使其运输粮储，应瞻军旅，庶协力一举，指日宁泰。宗庙重安，天下清复，推弟之功，岂非幸甚。吾才懦兵寡，安能为役，所寄令弟，庶得申情，朝闻夕死，万殒何恨。聊陈闻见，幸无怪焉。临纸号迷，诸失次绪。

世祖复书，陈河东有罪，不可解围之状。纶省书流涕曰：“天下之事，一至于斯！”左右闻之，莫不掩泣。于是大修器甲，将讨侯景。元帝闻其强盛，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，纶将刘龙武等降僧辩，纶军溃，遂与子颢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。

时纶长史韦质、司马姜律先在于外，闻纶败，驰往迎之。于是复收散卒，屯于齐昌郡，将引魏军共攻南阳。侯景将任约闻之，使铁骑二百袭纶，纶无备，又败走定州。定州刺史田龙祖迎纶，纶以龙祖荆镇所任，惧为所执，复归齐昌。行至汝南，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，纶之故吏，闻纶败，开城纳之。纶乃修浚城池，收集士卒，将攻竟陵。西魏安州刺史马岫闻之，报于西魏，西魏遣大将军杨忠、仪同侯几通率众赴焉。二年二月，忠等至于汝南，纶婴城自守。会天寒大雪，忠等攻不能克，死者甚众。后李素中流矢卒，城乃陷。忠等执纶，纶不为屈，遂害之。投于江岸，经日颜色不变，鸟兽莫敢近焉。时年三十三。百姓怜之，为立祠庙，后世祖追谥曰携。

长子坚，字长白。大同元年，以例封汝南侯，邑五百户。亦善草隶，性颇庸短。侯景围城，坚屯太阳门，终日蒲饮，不抚军政。吏士有功，未尝申理，疫疠所加，亦不存恤，士咸愤怨。太清三年三月，坚书佐董勋华、白昙朗等以绳引贼登楼，城遂陷，坚遇害。

弟确，字仲正。少骁勇，有文才。大同二年，封为正阶侯，邑五百户，后徙封永安。常在第中习骑射，学兵法，时人皆以为狂。左右或以进谏，确曰：“听吾为国家破贼，使汝知之。”除秘书丞，太子中舍人。

钟山之役，确苦战，所向披靡，群虏惮之。确每临阵对敌，意气详贍。带甲据鞍，自朝及夕，驰骤往反，不以为劳，诸将服其壮勇。及侯景乞盟，确在外，虑为后患，启求召确入城。诏乃召确为南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增封二千户。确知此盟多贰，城必沦没，因欲南奔。携王闻之，逼确使入，确犹不肯。携王流涕谓曰：“汝欲反邪！”时台使周石珍在坐，确谓石珍曰：“侯景虽云欲去，而不解长围，以意而推，其事可见。今召我入，未见其益也。”石珍曰：“敕旨如此，侯岂得辞？”确执意犹坚，携王大怒，谓赵伯超曰：“谯州，卿为我斩之，当赉首赴阙。”伯超挥刃眦确曰：“我识君耳，刀岂识君？”确于是流涕而出，遂入城。及景背盟复围城，城陷，确排闥入，启高祖曰：“城已陷矣。”高祖曰：“犹可一战不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臣向者亲格战，势不能禁，自缢下城，仅得至此。”高祖叹曰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。”乃使确为慰劳文。

确既出见景，景爱其膂力，恒令在左右。后从景行，见天上飞鸢，群虏争射不中，确射之，应弦而落。贼徒忿嫉，咸劝除之。先是携王遣人密导确，确谓使者曰：“侯景轻佻，可一夫力致，确不惜死，正欲手刃之；但未得其便耳。卿还启家王，愿勿以为念也。”事未遂而为贼所害。

史臣曰：自周、汉广树藩屏，固本深根；高祖之封建，将遵古制也。南康、庐陵并以宗室之贵，据磐石之重，绩以孝著，续以勇闻。纶聪警有才学，性险躁，屡以罪黜，及太清之乱，忠孝独存，斯可嘉矣。

